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六

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丙戌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斯來奏  
竊臣聞謀貴先於未事。患貴弭於無形。自咸豐十年與外國設立和約以來。經王大臣等維持調護。剛柔並濟。百計羈縻。數年來尚稱安謐。然夷情叵測異常。明年適更換和約之期。當必有借端嘗試者。臣恐要我以必不可行之事。予我以必不可受之端。欲允其請。則窒礙難行。不遂其心。則易滋他患。兼之本年捻逆蹂躪山東。梟匪肆擾畿輔。外國覬伺已久。欺我無備。更肆誅求。臣愚以為欲求無患。先期有備。擬請於近京一帶地方。設立重鎮。

宣召一素有威望之知兵大臣統帶勁旅慎選良將於附近

京師處所扼要駐紮並直省新練六軍兼歸統轄認真操練

如此則顯可以防制梟匪陰可以震懾外國內可以保衛

京師外可以捍禦天津各海口一旦有警既足以備非常而

外表目覩情形亦且懾其心而奪之氣其欺肆之誦有潛

消於不覺者似裨益非淺鮮也

壬辰署伊犁將軍榮全奏索倫部落領隊大臣霍伽布副

總管博清阿等來至科米面見恭聲稱前章京薩碧屯等

由阿勒瑪圖旋回面告滿漢兵丁以及民人等均由阿勒

瑪圖起行不日即至喀帕兒等處惟該處烏庫吉爾泰官

言說隆冬將近。水涸草乾。不日我們庫必那圖爾來此。方能定奪等語。喀帕兒等處俄官。亦有此意。領隊面見該克訥斯等。言我們起行索倫等眾。原係慣冒風雪。不畏寒涼。該俄官回稱。官兵尚可履雪前進。老弱小兒。僅有凍斃者。我等心甚不忍。一俟春融後。晝長和暖。牲畜人眾。庶不致別有他虞。亦不負我國管照二年之美意。努聽聞之下。心甚焦急。事已至此。莫可如何。俄人詭詐百出。外用善言。見好。邀買眾心。努即向該領隊等言說。你等回至哈勒塔拉。務須親往阿勒瑪圖。面見庫必那圖爾。議准明春起程之期。趕緊呈報。今歲哈勒塔拉豐收。庫庫烏蘇等處所收之

糧尚可餉。阿勒瑪圖顆粒未成。今被俄人阻滯。度冬起行之糧。必得趁此糧價不昂之時。陸續密行接辦。明春起行。必誤耕期。口外種麥。必在芒種之前。遲則不能成熟。帳目一切。均與俄人算清。不日掃數清還。密諭該兵丁等。不可受俄人愚弄。亦不可懼其威脅。本署將軍駐居科米。亦屬無益。趕往烏垣等處。與該將軍參贊等而議。查勘可種之地。令其按時耕種。爾等到時。自行經理收割。補種秋糧。如此周轉辦理。方不致有枵腹之虞。已與庫必那圖爾備細行文。懇我

皇上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面告俄國公使。明歲春融後。必須

按照議定之言。再不可別有支吾。前運往喀帕兒軍餉二萬六千兩。二萬兩分散索倫營起行之需。五千兩與蒙古等添補起行之項。外加一千兩。接續滿漢綠營民人婦女小兒等之用。茲俄夷刁難阻滯。一時不能起程。此項不可動用。備明春要需。今歲度冬。另撥銀三千兩。密買糧石。節節動用。至領隊大臣霍伽布。請借俸銀一百五十兩。總管借俸銀四十兩。副總管三十兩。佐領每員二十兩。防禦每員十五兩。驍騎校每員十兩。補足馬匹衣物等件。芽伏思該領隊各官等。避至夷境以來。二年之久。現收攬人眾。七八站以及數十站不等。絡繹稽查安撫。明春起程。在在需

用馬力。又值隆冬嚴寒。從山越嶺。必得禦寒之衣。卽照所請發給。又派滿營佐領鄂勒墜圖。隨同該領隊等辦理起行事件。並照管喀帕兒軍餉。查辦一切。並領隊霍加布等往返需用。過俄人臺站車價費用銀若干兩。俟至諸事完竣。再行彙總造冊。詳細造報。

御批該衙門知道。

榮全又奏。初抵斜米。俄官來答。內稱棍噶札勒參殺戮拜精格特哈薩克。當卽差員前往偵探。又差員弁前往阿勒瑪圖等處收攬人眾。九十月間。前派各員先後旋回。據佐領鄂勒墜圖面稟。呈棍噶札勒參行營。據該刺嘛回稱。

原帶兵欲往塔垣等處迎候索倫等眾。行至察罕鄂博。往烏蘭布拉卡倫。突有拜精格特哈薩克賊眾。糾聚千餘之多。直撲我隊。刃槍牲畜。戕害人命。經我兵一半護牲。一半對敵。哈薩克等紛紛逃敗。次日由烏蘭布拉卡行抵特穆爾綽爾霍地方。該哈薩克約有五六千名相撲。官兵奮勇衝禦。數時。逆眾逃散。奪獲孳牲廠烙。有官印馬數十餘。四槍。回哈薩克擄去巴爾魯克人口數十名。奪獲哈薩克數名。訊供係前隨逆回之拜精格特人眾。問明後卽行正法。奪獲哈薩克牲畜六萬有餘等語。今該喇嘛已退居察罕鄂博。霍博免賽里等處駐紮。十月初四日。前派章京薩碧屯。



等旋回斜。未言稱行至哈勒塔拉。會見索倫等。取金稱我  
等原係有罪之人。

皇上如此天恩。不惜重資。清還我等食用。俄國帳目。差派將軍萬  
里跋涉。收攬我等。似此

高厚鴻慈。粉身碎骨。亦不能報答。

天恩於萬一。我等所種之糧。均皆成熟。日夜割收打碾。以備前進。  
該章京路經庫庫烏蘇。該處住居索倫等。所言一切。與哈  
勒塔拉等取所言無異。阿勒瑪圖。圖胡魯庫庫烏蘇。哈勒  
塔拉。喀帕兒等處。現住索倫不下四十名。亦貧者多。僅今  
秋起行。添買牲畜。粘補衣履。通盤覈計。尚得銀兩萬。阿勒

瑪圖所住蒙古大半皆有牲畜需銀五千兩略為黏補尚  
可前進阿勒瑪圖住索倫四百餘名赤貧尤甚所種田苗  
顆粒未收該章京等買牛五十餘隻口糧五千餘斤並寒  
衣等物付給以備起行奈俄官言說天道漸寒缺乏柴草  
不日斜米庫必那圖爾來此始能定奪索倫等婦女小兒  
環跪與俄官等言說我等不畏寒涼情願速回我處該俄  
官聲言我職微小不敢擅定庫必那圖爾至此你等再行  
哀求阿勒瑪圖有避來滿兵十一名綠營兵民人等四十  
餘名皆願出離俄境隨卽散放俄票令其齊聚喀帕兒隨  
同索倫前進蒙古副總管巴圖鄂奇勒等稱我等一萬餘

眾分散居住。一時收攬不齊。俟明年春融後再行定奪。觀其詞色。心在兩歧。未便強令那移。該章京等至斜米面告努一切聽聞之下。不勝焦急。俄人素性詭詐。今我之索倫等眾。甘心奔往我境。俄人種種刁難。實出意外。努隨卽與克訥斯庫必那圖爾。兩處行文。與其折辯。查前努面見俄官。庫必那圖爾總以天寒枝梧。後稱查驗明確可行之時。卽令起行。你們願回之人。我等不敢阻滯。願住我國者。將軍亦不可逼迫起行。努回稱我們願行之人。你們亦不可威脅迫住。兩相平允。方不失多年和好之誼。至棍噶扎勒參與逆眾接仗一事。該哈薩克賊眾。原係從逆害我官兵。

攻陷城池之賊。以兩國和誼而論。均堪痛恨。如此反復無  
常之徒。久居貴境。大抵無益。諾海安集廷等。丟失牲畜一  
事。亦不可聽其一面之詞。伊等原與哈薩克同教。犬羊成  
性。儻一時受其愚弄。必致貽誤兩處大局。尚望詳加酌覈。  
我亦細細諮訪查詢。一俟查詢明確。再行商辦。才與俄人  
清算帳目。大概覈計。不過一萬五千兩之多。不日即可清  
還。以斷葛藤。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午。綏遠城將軍裕瑞。歸化城副都統桂成。奏竊。才等前  
因歸化城商民。請由俄邊假道通商。當經據情奏奉

諭旨○交該衙門議奏○欽此○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咨等遵即飭知該商民等詳細聲覆○

茲據商民程化鵬等呈稱○前呈內聲明朱蘭茶一名千兩

茶○實係安徽建德所產○所經之路○由歸化城走喀爾喀部

落○卽至庫倫○由庫卽至恰克圖○由恰克圖出向俄邊○卽由

俄賣與西洋諸商○此項千兩朱蘭茶○惟西洋人日所必需○

非俄人之所用○伊亦不買○至俄人與商民交易○向有定章○

除天津一處外○他處何敢私相交售○况自同治元年○俄人

來至歸化賣貨○商民等均未敢與交易○卽將其貨物如數

運回○此後間有來者○僅為傳教○並無運貨○今已仰蒙格外

施仁○別開生路○商民等由此俯仰有資○又豈敢與俄人在  
蒙古無稅之地○私相暗售○自取罪戾○如有查出○不但將貨  
物入官○重治其罪○即將出保之人○一併治罪○亦甘承受○至  
情願加出釐金一節○實因商民之貨○有由西疆返回者○有  
在歸化寄存者○迄今數年○一日不能銷售○即有一日之賠  
累○如蒙恩准通商○不惟商民從此得獲重利○身家可養○較  
之有用之貨○置之無用之地○而商民日見賠累○何啻天壤○  
此蒙履詢○不敢不據實呈明等情○奏等詳細訪查○歸化商  
民○向往西疆販運茶斤○均係殷實守分之民○如果准令改  
道通商○似於

國課可裕。民生可便。儻日久壅滯不通。俄人前已來過歸化。若有無知奸民。向串私相交易。必與

國課民生。兩無裨益。且此項千兩朱蘭茶。專有茶商。由建德販至河南十家店。由十家店發至山西祁縣忻州。由忻州而至歸化。轉販與向走西疆之商。運至烏魯木齊塔爾巴哈台等處售賣。今既准其出恰克圖口銷售。所有蒙古地方。並無村鎮。且非蒙古所需。又復明定章程。不准零星售賣。卽與夷人私相暗售。如有違者。將貨物全行入官。商民從重治罪。自應嚴行示諭。商民等遵照奉行。並經等隨時詳查。有犯必懲。以期稍裕。

國課

御批該衙門知道

辛丑陝甘總督左宗棠奏本年各省協餉其經借洋款省分源源接濟實深賴之惟陝甘需用殷繁此後若仍俟各省按月解濟則隨到隨盡必無應手巨款堪以斟酌緩急隨時妥辦擬援本年三月間奏借洋款成案再由江蘇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各海關監督出給印票由各督撫臣加蓋關防交道員胡光墉籌借洋商銀二百萬兩會同江蘇蘇松太道鹿寶時與洋商交割由江甯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各藩司於同治七年三月至十一月連閱十箇月應協



甘餉項下按月撥解各海關發還洋商清款一切查照上  
屆成案辦理。惟胡光墉上屬善借洋款極費經營。比以上  
海稅務司不肯畫押。幾被阻撓。總稅務司赫德到後。曾言  
借餉於眾商。外國常有之事。並不須多費息銀等語。可否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飭赫德會辦此事。督飭上海稅務司  
畫押以期速成。而息銀亦莫可稍省。

諭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餉項需用緊急。請援案借用洋商銀兩。  
本年三月間。左宗棠奏借洋款藉資接濟。深有益。自可援案  
辦理。所有續擬借用洋商銀二百萬兩。除已諭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辦理外。著曾國藩。瑞麟。吳桂。馮新貽。郭柏蔭。李瀚章。丁日

昌李福奏。下寶第何學傳諭各關監督。按單各出印票。由各該督撫加蓋關防。發交道員胡光墉迅速籌辦。會同應寶時與洋商交割。分批起解。

署直隸總督官文奏。竊芬准前督臣劉長佑密交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豫籌修約事宜等因。欽此。並總理衙門條說。密函寄到前督臣劉長佑未及議奏。即却事移交前來。芬正在籌議。聞復奉

上諭。飭催芬查外洋諸國。僻處海隅。自議款以來。上海等處要津。悉被盤踞。各國使臣久住京師。遂為腹心之患。在當日事

機倉猝。值無可如何之時。為萬不得已之舉。然欲補救挽  
回於今日。將欲曲突徙薪。又慮投鼠忌器。茲屆十年修約  
之期。總理衙門熟察洋情。逆料必有不情之請。豫擬條約。  
博訪周諮。以為思慮豫防之計。才受

思深重。目擊時艱。何敢意存諉卸。謹就原擬各條。悉心籌議。揆度  
事情。權衡時勢。直行管窺之見。以備芻蕘之採。惟洋務事  
件。關係甚重。誠如原奏所云。非洞察情形。不能得其要領。  
況各國詭謀誦計。防不勝防。焉知所慮者。不又出所備之  
外。尤賴總理衙門諸臣。隨時隨事。相度機宜。謀出萬全。折  
衷一是。以期維持大局。上行

宸座。

御批該衙門知道單併發。

官文條議

一議精

覲才查覲者。諸侯見天子之禮。所以致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也。曲禮曰。天子當床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誠以古者諸侯分茅胙土。各君其國。以時來見天子而述其職。所以明君臣之義也。今各國乃以阻其入。

覲。謂不以客禮相待。不知覲乃臣禮。非客禮也。既以客自居。而反欲行中國之臣禮。將來傳之。

國史必大書特書某年月日某某各國來覲使天下萬世咸知英法各國為我

聖朝之屬國。是欲尊反卑。求榮反辱。彼特未知覲之義耳。使其顧名思義。曉然於覲乃人臣見君之禮。當亦廢然返矣。如謂並非屬國。不能改從中國儀制。不知覲即中國儀制。未有非屬國而覲。即未有覲而不行跪拜禮者。且未有諸侯不自來而使其臣來覲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夷既未能進於中國。而中國轉自變其禮以委曲相從。劣竊未見其可也。反覆籌思。實無權宜遷就之術。至原議所云權其適中者而用之。其中

機宜。非才所能及也。

一議遣使西洋諸國。務查閱總理衙門原議。以各國至中華通商傳教。有事可辦。中國赴外國。並無應辦事件。無須遣使。中國出使外國。一則遠涉重洋。人多畏阻。水陸跋涉。費尤不貲。一則語言文字。不能通曉。倚恃繙譯。諸多窒礙。且才堪專對者。亦難其選。若不得人。而往轉恐貽羞域外。誤我事機。所慮極為周密。且係實在情形。無須再議。若謂兵家知己知彼。彼於我之虛實。無不洞悉。我於彼之情偽。一概不知。萬不得已。如上年斌椿。本年志剛等。赴泰西諸國游歷。訪其風俗人情。察其山川險要。不必與其國主相

見一如各國之來中國。諸隨所便。既無須供億之繁。亦不至有辱命之慮。偶一為之。不必著為定例。未始非一時權宜之計。至謂遇有該國使臣倔强。不能向其本國一加詰責。竊以為。即使遣使。遇該國使臣倔强。未必遂能向其本國加以詰責。亦不能必彼之不復倔强。此則非遣使所能制也。

一議銅綫鐵路。查銅綫鐵路。不過為往來迅速。便於貿易。無論奇技淫巧。非我國所尚。即彼自以為甚便。不知其有大不便者在也。總理衙門先以失我險阻。害我田廬。礙我風水等辭駁辯。此猶僅

就我

國之不便者言之。彼既悍然不顧。又以占我民間生計。勢必羣起相抗。設或勉強造成。被民拆毀。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責令賠償。此亦僅就銅錢鐵路之成毀言之。彼則以自能派人看守為辭。彼誠自恃其強悍。謂中國之民無如彼何。是祇如其一。不知其二也。夫兩利相形取其重。兩害相形擇其輕。中國民情大率見異則驚。以素不經見之事。卽我

國驟然舉行。猶恐不洽輿情。各國之人。與中國百姓。本非同類。以不同類之人。日與往來交易。必兩情浹洽。均無猜忌。



方能日久相安。驟為此不經之舉。人必因疑生畏。生恐。羣起攘臂相爭。不毀不止。卽幸而不毀。民情既已隔閡。彼挾重貨來此貿易。又烏能通行無礙。且因銅綫鐵路之故。壞人室廬。毀人墳墓。侵占人田畝。使民痛心疾首。欲得而甘心。彼又奚利焉。況欲為銅綫鐵路。勢必興大工。動大役。需費浩繁。以數年間貿易所得。半耗費於銅綫鐵路。民既不悅。則銅綫鐵路不行。而貿易亦阻。且不第有妨貿易已也。卽彼之傳教。民亦不復相信。而各處之教堂使館。亦不能高枕無憂矣。縱我

朝懷柔為念。斷不肯遽失和好。而眾怒難犯。民弗能堪。卽不

能相安於無事。其利害固不待智者而決也。

一議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查各國通商口岸。從前約內載有一定地方。原以示限制而弭爭端。今各國遠背前約。又欲於內地設棧。內河駛船。為壟斷網利之計。經總理衙門歷舉華民不便各情。反覆辯駁。而各國則以海上輪船所用華人多於洋人。民間趨利無患為解。殊不思華人之在洋船者。皆無賴游民。希圖小利。若水陸往來商賈。皆挾重貨。居奇售賣。藉以營生。前次各國於一定口岸設立行棧。並於大海行駛輪船。而民不甚與較者。以未盡利故也。若欲盡奪內地商賈之利。使華民失業。不復聊生。利

之所在。人必爭之。彼華民皆有身家性命。豈能束手待斃。勢必同心協力。為破釜沈舟之舉。聚天下失業之民。合死力以與各國相爭。各國之人之在中國者。本不及華民百分之一。而分散各處。其勢愈孤。眾寡相形。勝負立見。古語云。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至於犯眾怒以求利。恐利未得而禍不旋踵。至原議抽釐納稅之說。無論各國堅執不允。即使允從。似亦未便。此端一開。從此紛紛多事。不惟非中國之福。恐亦非各國之福也。

一議販鹽吃煤。查販鹽吃煤。其事與行棧輪船同為貪利起見。其窒礙難行。亦與行棧輪船等。總之鹽煤為中國

自然之利。斷不肯棄。而與人。中國鹽務。設官經理。而私販  
梟徒。時出騷擾。法所難宥。中國之於各國。以客禮相待。體  
制較優。若不知自重。欲下同梟販。擾亂中國鹽務。不惟有  
負前約。且使中外傳聞。以為各國之在中國。行同梟販。貽  
羞海內。外藩諸國。且恥為同列。又何能規顏與中國爭禮  
數哉。況華民籍是為業。既失所利。勢將罄其貨財。招致無  
賴。設法與各國為難。各國於此。勝之不武。不勝適以取辱。  
至中國產煤之區。均係本屬土著蒙民。席祖父餘業。出資  
雇募開挖。世世相守。倚之為命。一旦被各國據而奪之。勢  
將聚族而謀。奮不顧身。以求復故業。各國遠涉重洋。寄居

內地猶如道旅。中國與彼有主客相依之義。必時加保護。使各國之人。為乞煤之故。入深山邃谷。置身不測之地。而華民之銜恨尋仇者。日夜環而伺之。以圖報復。設有決裂。關繫匪輕。自來兩國和好。便休戚相關。有所施行。自應公同商酌。以期彼此有益無害。今各國舉事。輒與中國為難。使華民生計日蹙。盜賊蜂起。於各國通商傳教等事。亦有關礙。且彼天主教以奉天為名。若放利而行。不循天理。是自背其教也。自背其教。尚欲以此教人。其誰信之。

一議開拓傳教。查天主一教。與白陽白蓮等教。同于例禁。自各國議款以來。已奉明文。不復禁止。該國之在各省。

傳教者到處皆然。本無限制。又何用其開拓。若民之從否。及所傳之多寡。其權則不在官而在民。惟原議條款內。既有循規蹈矩。不得干預公事等語。該教士自應永遠遵守。勿負所約。乃比年以來。各省教民特為護符。作奸犯科。無所不為。而傳教士一味袒護徇庇。且有從旁扛幫插訟。與地方官為難者。該國公使又復不能約束。不知彼國法令何在。今擬與該國公使申明前約。勿蹈故轍。如該教士遇有教民為非徇庇扛幫者。知照該國公使。即行革退。另行選充。如中國降調斥革之例。其入教華民。本係中國赤子。例應歸地方官管束。儻犯彼教令。聽傳教士處治。犯我法

度仍由地方官照平民一體按律科治該傳教士不得妄  
行干預。至天主教究與釋道不同。釋道由來已久。向不在  
邪教之列。若天主教亦照僧道設官。其名不雅。誠如總理  
衙門原議所云。恐天下以引人入天主教為口實。於人心  
風俗大有關係。我

聖朝崇儒重道

文教覃敷。遐邇內外。莫不向化從風。其附天主教者。率皆無賴。蚩  
民。藉圖衣食。未必誠心悅服。稍有身家。粗知禮義者。必不  
屑為。誠在良有司。平日聯屬紳民。多方化導。或開陳大道  
以破其迷。或指發奸謀。以啟其惑。是不禁之禁。亦補偏救

弊之一道也。

御批覽。

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英桂。福建巡撫李福泰奏。竊照合眾國羅林商船。駛至福建臺灣之瑯瑤洋面。遭風擊碎。被生番戕害一案。合眾國住廈領事李讓禮。始則欲坐兵船赴臺住泊。繼則申請將瑯瑤地方。收入版圖。設官駐兵。以絕生番戕人之患。當以臺地民情浮動。外國兵起若狂。久住。必致別釀事端。即所請瑯瑤地方。設官駐兵一層。固為一勞永逸之計。然慮臺度地勢。俾民番兩無驚擾。方可日久相安。復經吳棠與李福泰。商令福州口稅務司美。



理營。致書勸阻。勿帶兵船。其瑯瑤安設官兵。飭俟此案辦結後。由在事文武商酌。周妥。稟覆查辦。嗣李謀禮無可置詞。惟稱伊奉該國使臣劉飭。須赴臺灣將羅林商船人等分別收屍領回。旋接臺灣鎮總兵劉明燾。道吳大澂。署臺灣府知府葉宋元。與曾元福會稟。李謀禮抵臺。劉明燾於八月十三日。先帶所部兵勇五百名。由郡起程。曾元福。王文榮。與李謀禮繼之。八月十八日。抵枋寮。查詢。由枋寮以至瑯瑤。係熟番村社。內有閩粵之人。零星分處。箐深林密。礙難下足。劉明燾選派員弁。督率民夫。伐山開徑。二十六日抵瑯瑤。據李謀禮面稱。竊知羅林商船洋人。盡被生番

殺害屍身拋棄下海。祇留女洋人頭顱。並照形鏡等件。現已備價一百圓。向其贖回。此外並無尚存未害洋人。探聞龜仔角行兇生番。邀集十七番社飲酒。意在抗拒我軍。不與熟番人等往來貿易。竟無綫路可通。九月初五日。劉明燈等傳集各莊頭人。詳加詢問。僉稱內山地方。共有十八番社。其負嵎恃險。以龜仔角為最。而兇惡殘忍。亦以龜仔角為尤。該生番雖邀十七番社。欲圖結為黨援。實則各社生番。屈於勢力。類多勉強應允。但得番目卓杞篤前往宣諭。即可解散。經王文榮招之來見。卓杞篤即言願往宣諭。各社聯名出結。僅此後該國船隻失事。不敢再行戕害。而

李謀禮亦為該生番乞恩。照請免于拿辦。劉明燈等因。應仔角生番負固圍抗。若不懾以兵威。不足以儆兇頑。與吳大廷往返函商。意見相同。派令王文榮與副將張逢春等分赴各番社妥為安撫。於十五日拔隊進紮龜鼻山。直偪該番巢穴。正在定期追擊間。復接李謀禮照會。據稱十三日帶領通事及閩粵頭人親赴火山地方。適遇番目卓杞篤面與議和。嗣後船上設旗為憑。勿論中外商船。遇有遭風到彼。該番妥為救護。送交閩粵頭人。傳送地方官配船內渡。如有再被生番殺害。閩粵頭人當立結保幫。拿兇番解究。其贖回女洋人頭顱等件。所費銀圓。照數歸還。該領

事願為和息。懇請撤兵。免于深究。並親赴劉明燈等營盤  
面請。情詞懇切。至再至三。劉明燈等察該處海道生成  
天險。海船遭風至彼。未有不破。此次羅株船上洋人被害。  
係因五十年前龜仔角一社之番。統被洋人登山殺滅。僅  
存樵者二人。以致世世挾仇。心存報復。並非無故逞兇。由  
卓杞篤自向李讓禮言之。若再為勒殺。更恐仇怨愈深。從  
此搆結釐端。永無休息。復函商吳大廷等。不得不通融辦  
理。俯如所請。當取具閩粵熟番頭人保結。並議章程十條。  
照覆。又將贖價番銀一百圓。由劉明燈先行發還。該領事  
深為忻說。劉明燈等回至瑯瑤。待李讓禮內渡後。始行奉

隊旋郡將所取保結同會議章程錄送前來。臣等查此案臺灣在事文武辦理尚能迅速。進止亦合機宜。卽所議章程均尚妥洽。現在合眾國洋人固深感

朝廷柔遠之懷。而各社生番自王文榮等撫諭以後。更莫不

仰戴

皇仁。相率來見。經劉明燈優予犒賞。益加鼓舞歡欣。惟查鳳山縣境由枋寮至瑯璫柴城一帶。均係熟番村社。並有閩粵莊人雜處其中。其由瑯璫深入。皆屬生番巢穴。本設土牛之禁。為人跡所罕到者。比自打狗口通商以來。每有洋人私躡其地。生番伺殺無常。恐復有如羅林商船之事。辦理愈

形棘手。前事可鑒。後患宜防。應作何設官駐兵。以杜邊釁。容臣等督飭省會司道。並臺灣鎮道。通盤籌畫。另行奏明辦理。尚有李讓禮續請在龜鼻山設立砲臺。是否可行。劉明燈親履其地。必深知之。現飭妥議馳覆。並俟覆到酌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因本年二月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查閱新聞紙所載各條。由臣部咨照朝鮮國王訪查明確。茲據該國王查覆。並鈔錄日本國平義達回書一件。咨覆轉奏。謹鈔錄該國王原

文及日本回書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陳咨事。同治六年三月初七日。承准禮部咨。備悉新聞紙所載各洋及日本情形五條。其說之虛妄難憑。已有咨覆仰辨。而所謂日本現有火輪軍艦八十餘艘。有興師往討朝鮮之志云者。其事極為可訝。其書亦無足信。使小邦禮曹參判李沈應馳書委探於日本。今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達回書。其偽批無根之說。灼然綻破。更

無疑惑。茲將平義達回書鈔錄一件。仰備鑒亮。煩乞禮部具由轉達。千萬幸甚。為此合行移咨。請照驗施行。

日本覆朝鮮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大人閣下。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達奉覆。遠承芳緘。憑審興居清迪。欣慰良深。所示辭意。斯遠轉啟東武。其說果是荒誕虛妄。毫無形跡。此等流言。覽覽殆為煩貴朝於我。豈忽然耶。抑我大君殿下丕撫區城。舊弊斯除。百度一新。文武庶員。贊成謀議。夙夜唯以張皇國威為事。目今急購鐵艦器械於海外。給我富國強兵之資者。往往皆然。安知非流言之所以由來哉。本邦之於



貴國世敦鄰好。共揆綏甯者。是憂慮所以聽聽於今日也。至暴虎不法之訖言。不足信也。彰彰矣。及聞法國戰鬪之事。鄰誼相孚。唇齒相依。豈可泛視於其間耶。用示恤念。無措。欲使貴國永蠲後來之憂虞也。故這回特命使節。遠至京畿。開陳宇內形勢。則在貴國亦當斟酌時務。處置適當者。此東武咸意所存也。使節既戒行李。起溟在近。東武敦篤意實。總在陳述。則如彼偽妄無根之說。渙然冰解。兩國交際。永歸不渝。嚴命之下如此。不佞在職。實可感戴。餘冀崇亮。

癸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次奉

派出使外洋各員。蒲安臣先行赴滬等候。茲志剛、孫家毅二員於本月初十日跪聆。

聖訓後。即於十一日起程。柏卓安於十四日起程。在涿州一帶會齊南發。所有奏准。

頒給國書。初八日由軍機處交出。當由臣等發交志剛等恭齎前往。其應給木質關防亦經督飭刊刻。交志剛等祇領開用。至應給蒲安臣一顆亦由志剛等齎赴上海。面交蒲安臣祇領。以為將來行文。臣衙門憑信。並面諭志剛等到各國後。遇有應辦事件。務即會同蒲安臣商由輪船飛寄。臣等酌定准駁遵辦。以免貽誤。至所需經費。前據郭柏蔭論及。

應由各口指撥。丁寶楨亦稱由海關籌備。英桂則稱舟車  
寓館之費。均不能惜。各等因。臣等查此件事屬艱舉。郭柏  
蔭等所擬經費由海關提用。原屬可行。但試辦之初。諸無  
一定。難以覈數分撥。查輪船變價項下。尚有餘存。前經臣  
等指交總稅務司赫德採買洋米。迄今尚未用訖。擬請即  
在此存項內撥給出使經費。將來察看情形。如洋米可無  
需買。即行停止。儻仍需採買。再由臣等劉知赫德照辦。現  
在製備行裝等項。先行墊發銀兩。應歸入臣衙門年終奏  
銷。列入清單。咨交戶部覈銷。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粵省設立同文館。原期通澈中外事  
理。以備緩急之用。於同治三年七月。按照該省奏定章程。  
議定該同文館學生。如三年學成後。駐防滿漢旗人。應准  
作為繙譯生員。准其繙譯鄉試。並文鄉試。漢人世家子弟  
准作為監生。一體鄉試。並均准充繙譯官。如有精通西語  
西文。才識出眾者。調京考試。授以官職在案。茲於同治六  
年十一月十二日。准署廣州將軍慶春等。將該省同文館  
學生蔡錫勇。那三。博多洪武。韓常泰。左東隆。坤揚等六名。  
咨送到。臣衙門。臣等當飭在新立天文算學館中居住。逐  
日細加考察。並先試以漢文繙作洋文。繼令將洋文照會

擇成漢文。嗣又以算法各條。令其逐條登答。該學生等文  
理俱各明順。登答均無舛錯。惟該省尚未照章給予繙譯  
生員監生。且等公同商酌。該學生等學習有年。均堪造就。  
應請照上年奏定章程。蔡錫勇一名。作為監生。那三博多  
洪武。韓常泰。左東隆。坤揚等五名。作為繙譯生員。均准一  
體鄉試。仍照原議。分別派充將軍督撫各衙門繙譯官。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再查該省原奏設立學館章程。內稱肄業  
生以三年為期。能將西洋語言文字繙譯成書者。分別派  
充將軍督撫監督各衙門繙譯官。准其一體鄉試。其由繙

譯官出身者以府經歷丞為升階。旗員願就武職者以防禦為升階等因。臣衙門當以該將軍於調京考試未經議及。即經議奏請以該省學生如三年學成。駐防滿漢旗人應准作為繙譯生員。漢人准作為監生。一體鄉試。並准充繙譯官。如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出眾者。調京考試。授以官職。奉

旨依議。欽此。今該省咨送蔡錫勇等六名到京。臣等連日考試。均堪造就。現請給予生員監生一體鄉試。並准充繙譯官。飭回廣東。仍由該省隨時考察。以府經歷丞防禦各升階補用。至此內如實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優長者。擇尤保送。

以憑調京考試請

旨優予獎勵。不次錄用。無須拘定原奏。府經縣丞等項升階。此次係因該省尚未照章給與生監。是以由臣衙門查案奏請照給。係屬變通辦理。嗣後仍應遵照奏定章程。各該省於該學生等三年學成後。卽行奏明分別給與生監。並准充繙譯官。如能得加。再行遵照原奏。由繙譯官出身者。以府經縣丞防禦為升階。此內如有精通西語西文才識出眾者。卽遵照同治二年二月

諭旨。調京另行考試。授以官職。以符原案。而示優獎。

御批依議。

乙巳

盛京將軍都興阿等奏。前准山東巡撫咨。據檢獲賊目李明  
山供稱。賊中有洋匪二名。句結洋人百餘名等因。正在會  
辦。聞據金州協領海防同知詳報。洋人二名。一名賈米。一  
名羅依。由山東煙臺至此。前赴營口賣貨。並無領事地方  
各官印照。恐其滋事。會派兵役。護送營口海關兵備道署。  
轉交外國領事查收。照約辦理等情。等當因洋人賈米  
羅依二名。形跡詭密。一面會飭兵備道。照會外國領事官。  
認真查究。一面奏奉

諭旨。拿獲無照洋人二名。卽着飭令該道會同外國領事官妥為



辦理仍着督飭官兵嚴密盤查。毋任奸匪涸跡。欽此。當卽欽遵諭旨。會飭海關兵備道欽遵查報。嗣據該道詳稱。函詢馬稅務司。函稱該洋人二名。一係法國人名嘉點薩。到此催取寶波張姓欠款。一係瑞國人名徐勒茲。去歲在此做木匠。均屬蘇領事所管。該洋人係從煙臺搭東船到營。惟到金州時。船受風浪之害。以致進金州口登岸。走旱路到此。據云金州官待伊甚好。深為照拂。伊等頗為感激等情。該洋人姓名歧異。該道報稱各外國言語。各有不同。不過於形跡之間。辨其是否。嘉點薩徐勒茲二名。卽賈來羅依二名。等。伏查除此並無另有由金州口登岸抵營口之洋人。未便

召泥致涉猶豫。延徒滋案牘。除咨劄各處查覈外。謹將  
遵

旨查明緣由。據情聲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伏查本年三月間。左宗  
棠奏借洋商銀一百二十萬兩。總稅務司赫德曾論其以  
一分五釐行息。實為重利。緣借貸出自國家。不難照五釐  
行息。並稱此後如有借銀之舉。若無總稅務司准劄。各口  
稅務司均不得印押等因。申陳在案。茲復據左宗棠奏請  
搜案籌借洋商銀二百萬。並由臣衙門轉飭赫德會辦。臣

等當傳該總稅務司來署面議。據稱洋商借銀為數不嫌其多。至少亦須借三百萬兩。合外國一百萬磅整數。每月五釐行息。定期三年交還。期內雖有款可還。亦不收受。如屆期不能全清。仍可分期籌還。還一萬即減一萬之息。惟所借之銀。必須六箇月方能交清。並須先行函詢上海銀號。如有銀兩。方能定局。若銀兩不敷。仍須寄信外國。那兒等語。臣等查自來借貸。期近則利重。期遠則利輕。即中國亦復如此。惟借款措齊。如期遠在半年。加以寄信上海。往返查詢。如銀兩不便。更須向外國那兒。則為期又在半年之後。未免緩不濟急。緣陝省急需。數不必三百萬兩。而為

期必須迅速。復與赫德相商。據稱如不須三百萬。則惟有仍照前案行息。少借百萬。期可稍速。臣等復思前案一分五釐行息。業經胡光墉辦有成案。難與議減。今若照案借銀二百萬。則行息太重。又未免過於喫虧。再四籌商。因思四成洋稅一項。雖係奏明解部之款。然有款可以抵換。似不妨暫為通融辦理。免得多出息銀。擬令江蘇、浙江、福建、湖廣、廣東各海關。按照左宗棠原擬代借之數。劃分為二。一半由應解部庫四成洋稅項下。先行提出。飛速解交左宗棠軍營支用。一半由各海關出具印票。由各督撫臣加蓋關防。交胡光墉向洋商借用。仍照左宗棠原擬。由江甯。

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各藩司於同治七年三月至十一月  
連閩十箇月應協甘餉項下按月撥解各海關發還洋商  
並委解部庫文納歸還四成洋稅之款如此量為變通左  
宗棠仍得二百萬之用而息銀可省一半如蒙

俞允即由臣衙門行知江南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各督撫臣轉行  
各關監督出具印票由各督撫臣加蓋關防交胡光墉迅  
速會同應寶時與洋商交割分批起解並飭飭總稅務司  
赫德督同各口稅務司畫押受辦並請

諭令左宗棠於以上兩項銀兩隨收隨報臣等各衙門以便查催  
諭軍機大臣等尋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陝甘總督左宗棠

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英桂。閩浙總督馬新貽。兩廣總督瑞麟。著湖廣總督湖北巡撫郭柏蔭。江蘇巡撫丁日昌。浙江巡撫李瀚章。福建巡撫卞寶第。廣東巡撫李福泰。傳諭護理湖北巡撫布政使何璟。前因左宗棠奏請借用洋商銀兩。當經諭令該衙門妥籌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等衙門奏稱。照案借銀行息太重。四成洋稅一項。不妨暫為通融。請將左宗棠原擬代借之款。劃分為二。一半提用洋稅。一半由各海關向洋商借用。開單呈覽等語。左宗棠軍餉待用甚急。該衙門所籌辦法。既可節省息銀。又可不誤要需。自是兩全之道。即著曾國藩等按照該衙門所擬各節。先由應解部庫四成洋稅項下。提出銀一百萬

兩飛速解交左宗棠軍營支用。其一百萬兩由各海關出具印票。由各督撫加蓋關防。交胡光墉。應寶時。向洋商借用。由江甯等省各藩司。於應協甘餉項下撥還。並委解部庫交紉。歸還四成洋稅之款。仍足二百萬兩之數。左宗棠於以上兩項銀兩。隨收隨報。總理各國事務等衙門。俾便查催。該大臣素顧大局。必能仰體籌餉之艱。撙節動用。迅掃逆氛。以慰朝廷西顧之憂。其單開數目。著各該督撫等。督飭按月分別起解。毋許稍延。至四成洋稅。係解部要款。並著按期撥解。如有遲延。卽著照撥解京餉章程。查明參辦。

等解夷格始末卷之五十六



善辨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七

同治七年戊辰正月乙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籌辦所  
治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由軍機處鈔出給達城將軍裕瑞  
等奏查明鮮化城商民請依邊假道通商販運茶斤行走  
路徑等同一摺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日等查該將軍覆奏各節雖屬實情惟西路  
商民向領執票前往烏嚕木齊塔爾巴哈台等處貿易烏  
嚕木齊在伊犁迤東並非邊界處所惟塔爾巴哈台與俄  
境毗連其所云由俄西與西洋諸國各通商究係何國且  
等無由懸揣現在西商既已因極北商之利復被俄人所

奉旨應設法體恤以蘇其困。但商情雖不可不恤。邊蒙尤不可不防。恰克圖為俄人出進貿易一大口岸。自應確查該處一切情形。將如何恤商。如何弭蒙之處。妥籌辦法。方可有利益無弊。臣等公同商酌。擬由總理衙門。戶部。理藩院。各自遣委員一人。會同前往恰克圖。勘查明確。再為定立章程。似於邊務商情。兩有裨益。如蒙

俞允。即由臣等欽遵派員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查華商赴蒙古等處貿易。以茶葉為大宗。除在各關口輸納正稅外。均在多倫廳同知察哈爾

都統。經達城將軍等衙門。請領部票。註明該商姓名貨色。及所往之蒙古部落。以便稽查。惟張家口商人。准由察哈爾都統衙門領票。赴恰克圖與俄人交易。在多倫廳綏遠城商人。向不前往。故從前張家口赴恰克圖華商。頗獲利。蓋自與俄國議立陸路通商章程以來。俄人自行由津販運土貨。赴恰克圖貿易。華商利為所奪。大半歇業。緣俄商販茶回國。止納正稅一項。而華商販茶出口。交納正稅之外。到恰克圖後。復交票規。每張五十兩。咸豐十年。因軍餉支絀。奏准每商票一張。在察哈爾都統衙門。捐輸釐金六十兩。法撥察哈爾駐防常年兵餉。華商釐稅既重。獲利無

多是以生計日窮。浙行蕭索。臣等前因俄商販茶回國。恐  
在半路偷賣。酌定由天津發給三聯執照。以便稽查。然立  
法雖嚴。而俄商到恰克圖後。即將照尾繳銷。是否販運回  
國。抑仍回銷於蒙古各部落。無由知悉。至蒙古各部落處  
處與俄國接壤。前於同治四年議改陸路章程。俄國堅欲  
在張家口任意通商。臣等以張家口接近京畿。非邊界可  
比。不但於商稅有礙。且恐漸弛邊防。其患非小。是以再三  
辯駁。相持未准。適之又知遼東俄使照會。許以二年後再  
議。臣等曾將大概情形。於同治五年三月初一日。具奏在  
案。現在俄國於張家口任意通商一節。物復新莽。觀者臨

其處心積慮。不徒以蒙古為利藪。希圖壅斷。更恐以邊界為奇貨。暗恃狡謀。蒙古部落既弱且貧。無能為役。而中原又值多事。未可別啟釁端。且等再四密商。惟有將恰克圖商務設法經理。鼓勵西北兩路商民。同往貿易。以分俄商之利。將來恰克圖百貨雲集。日見興盛。則張家口通商之議。或可不即來爭。似亦釜底抽薪之一策。至於恰克圖應否添設稅課。及張家口以內整稅。應否裁撤歸併。概抵之處。統俟派員查訪。回日再由臣等妥議請

旨遵行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擬派員赴恰克圖查看。不過於內地  
形勢。及邊外商情。藉資採訪。至於外國一切事件。恐非該  
委員等採訪所能盡悉。現擬密飭總稅務司赫德。於稅務  
司內酌派一人。以游歷為名。赴恰克圖一帶。密行查探俄  
人。及西洋各國。與華商貿易利弊。以備查覈。理合一併附  
片密陳。

御批依議

二月庚辰。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臣於同治六  
年九月二十三日。業將洋將購器雇工到閩詳悉情形。奏  
明在案。十月十二日。總監工達士博。錢山。煤山監工都達。

英文教習嘉樂可。醫官尉達樂等到。且隨時摘勞安置。該洋員等靡不感戴。

皇仁。且一面與日意格熱等應辦事宜。並飭各員紳鳩工庀材。務期妥速。以便開工。日意格先令木匠將從前所蓋棧房。按段編門。平鋪地板。令畫匠繪一百二十匹馬力船式於地板之上。分行布線。細如繭絲。凡船身所有關節銜接處。莫不有圖。各不相混。曲直尺寸。誌以洋字。令中國木匠一一辨識。俾按圖仿造。可以不煩言而解。又於船塢之右臨江口岸。創造船臺。其造工之法。先用木椿長二三丈餘者。以雲梯懸七百斤鐵椎數十人。挽繩擊下之。與地平而止。星

羅幕布以圍其基。後將大木縱橫壓於木格之上，以取其平。乃鱗疊巨材，鈐以長四尺方圓四寸之鐵釘，使結合無隙。其底寬二丈五尺，以次遞銳。及其巔，僅五尺，厚一尺三四寸不等。正視之若堵牆，旁視之如累塔。是為一臺。自外而內，以次漸高。凡為臺五十有五。前臺高一尺六寸五分，積至末臺，則一丈六尺五寸。將來船成，入水，順推而下。勢若建瓴，可不重煩人力。每臺相去三尺有奇。統計全臺長二十有四丈，中間貫以巨梁，支側柱無數，仗互相撐拄，深固不搖。然後可鋪板其巔，以造船底。自去年九月中旬而後，匠作百餘人，斧斤無閒。至十二月初五日，第一座船臺



始竣其餘三座。今年秋冬當陸續告成。然而船之所貴者  
在機。機之所出者在廠。鐵廠開辦既重。工費益繁。方日意  
格之未來也。其監工俄羅斯人貝錦達。壘土於塢之中央。  
形如半月。議以船臺鐵廠。參列其中。副達士博以火患難  
防。宜離不宜合。復召工填土。期於一律坦平。劃前右方百  
餘丈之地。為船臺。四劃後左方百餘丈之地。為鐵廠。五其  
一曰鐵廠。其二曰水缸廠。其三曰打鐵廠。其四曰鑄鐵廠。  
其五曰合攪鐵器廠。廠界既定。乃於壘播之地。各開溝。徑  
二十丈。廣六尺。深五寸。恐其積水難消也。每溝之旁。各開  
一井。以洩之。溝底徧釘巨楛。留徑尺出地面。填以碎石。持

之成層。使與格齊。其上築以石灰。再聯置方石。交互於末。以為基址。然後可施軌履梁柱。天寒霜肅。眾杵爭鳴。邪許之聲聞數里。此未造船以前。創立船臺。並度量鐵廠基址之情形也。去年十一月十八日。頭起夾板船。運火鋸鑽鐵機。房鐵機。磁輪。洋秤等物。並大小鐵片鐵條二百五十餘。傾到。船高器重。數百人運二十餘日始畢。有一器以五十餘人并之。而揮汗如雨者。所購木料。除運羅以急於運米。無船可裝外。餘則花旗木。及香港所購之運羅木。先後附船而來。雖船機未齊。而船臺已成。船材漸集。可造船身。遂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親率在事員紳。並日意格。達士博。

等祭告

天后○出赴船塢○借提調官周阿錫○夏獻綸○與諸員匠○共擇龍  
骨安上船臺○入利鐵麻○親自拽繩下石○均奠以牲醴○以昭  
慎重○禮畢○召中外員匠○敬宣

皇上德意○勗以龜勉圖功○我

國家想賞想官○有逾常格○聞者皆歡聲雷動○手舞足蹈○出自  
至情○臣借提調官舉爵竿○勞之以酒而退○此當日船身  
開工○並鐵麻短始之情形也○日意格以違船之樞紐○不在  
運鑿揮推○而在畫圖定式○非心通其理○所學仍屬皮毛○中  
國匠人○日不知書○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合

船之竅要。故特開畫館二處。擇聰穎少年。通繪事者。教之。一學船圖。一學機器圖。庶久久貫通。不至運木遺木。又以船臺船身。所需鐵業釘螺甚夥。萬難待鐵廠之成。不得不先蓋兩區。俾隨時打造。於是。有小鐵廠之設。春間多雨。恐停工廢日。不得不先事圖維。於是。有附近船臺搭蓋板棚之舉。得和石灰。鉋鑿石板。恐其散漫無稽。故滋偷惰。於是。有附近外國棧房搭蓋板棚之舉。此隨時相機酌量辦理之情形也。且維輪船之制。雖屬奇創。而詳察洋匠所造。業泰皆依準。雖前極中國之聰明。諒不難於取法。惟是工繁費重。厥有數難。海濱土狹水寬。列數千萬斤之機器。於一

偶已不勝為患。若機器一動。應馳霆擊。尤虞內重外輕。必  
周圍累巨石為限。方臻鞏固。而各廠急需之石。招匠廣採。  
方日不暇給。石隄所需。更難計數。不得不俟諸春末夏初。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風怒潮激。沖斷隄根。致崩坍十  
數丈。牽倒棧房五分之一。聲震如雷。現搶護之以巨楹。大  
局尚無妨礙。然一勞永逸。石隄終非可緩之圖。而石匠往  
往居奇。其傲高價。縱之則玩。急之則逃。不得不略示獎勵。  
為招徠地步。此需石之難也。鐵廠初基。取材最鉅。尚有舵  
廠。模廠。纜廠等十餘處。梁柱大必數圍。近水之區。萬難中  
選。深巖運谷。輦致一棧。費既不貲。動淹旬日。取之立場。而

待之甚嚴。此需木之難也。廠地木屬材四。恆虞水潦。每有  
營造。必增土五尺。方樹屋基。而所填之土。稍乾則尺寸頓  
減。須添填兩三次。乃得其平。以錢購土。竟至十數里內。無  
可購者。此需土之難也。中外工匠。言語未通。日構于晝。事  
多隔闕。稍習其言者。必染於積習。執思固緣為奸。且藉以  
陵其儕伍。外國匠人以精勤自喜。彼則以偷減為能。進察  
稍疏。作報任意。督責少過。怨謗叢生。此需匠之難也。要工  
所繫。臣不敢浪費以糜帑金。亦何敢惜費以誤大局。不敢  
作威以失眾望。亦何敢姑息以順俗情。所幸我

皇上至誠格

天自去年九月以來雨少晴多既無損於農田而趨事赴工得以  
日新月異日意格達士博實心實力事事務求精詳又執  
法嚴明絕不徇庇其下如監工貝錦達辦事遲緩匠首布  
愛德負氣陵人皆立與驅斥所以洋員洋匠咸恪遵約束  
盡心教學不致滋生事端在事員紳仰體

宵旰之勤沐雨櫛風昕宵匪懈

天心若此人心若此庶幾可望有成謹將造船興工日期並一切  
情形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臣  
英桂閩浙總督臣吳棠福建巡撫臣李福春合詞具奏  
沈葆楨又奏輪船之舉事事出於創見創聞必有以籠絡

洋將之心乃能漸得其要領西人雖惟利是視然皆以得  
天朝錫命為榮德克碑係提督銜日意格係總兵銜故原議以  
德克碑為正監督日意格副之嗣左宗棠以日意格通漢  
文漢語人亦和平遇事得與之面商不致譯者疑弄其間  
諸多窒礙於是改日意格為正監督德克碑副之當時止  
為便於公事起見非有所軒輊其間茲胡光墉來工詢日  
意格以德克碑近狀如何日意格對以德克碑於購器雇  
工等事皆竭盡心力相助為理惟以提督為總兵之副不  
免慮為外國人所輕視即該洋將亦於心有所未安等語  
日意格又屢為巨言總監工達士博辦事之勤能該洋將



於船塢要工。偶有未盡透徹之處。咸賴其推誠指授。該洋將本係四品官。可否奏乞

恩施。俾各洋員洋匠有所觀感。臣對以該洋員勤能盡職。洵非虛語。自當繕折奏

請。至大功尚未告成。

朝廷縱有

特恩。亦非臣下所能擅請。惟查德克碑當互易正副監督之日。祇以在浙時受

恩深重。故尚未有違言。而胸中實不能無所芥蒂。日意格官階居其下。亦內顧不免自疑。然該洋將等各竭所長。馳驅致命。

並不以私嫌之故。稍滋貽誤。實人情所難。過士博趙事之  
勤。任事之力。資臣所親見。可否仰懇

天恩。道格。以船政開工。

特旨。將正監督日意格。

賞加提督銜。並

賞戴花翎。副監督德克馨。

賞戴花翎。總監工達士博。

賞加三品銜。以泯猜疑。而資激勸之處。出自

宸裁。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著閩浙總督臣英桂。

閩浙總督臣吳棠。福建巡撫臣李福泰。附片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建造船塢工日期並陳明船廠情形一摺。據稱開造輪船鐵廠閘繫最重。上年十二月開船臺造成一座。所運鐵器木料亦已附舶而來。當親率在事官紳工匠前赴船塢開工。相機酌辦。惟需石需木需土需匠四者頗難。所奏均中窳要。輪船一事所難在於經始。現在鳩庀已有可觀。尤當矢以實心實力。期於必成。卽著沈葆楨督飭周開錫等。及日意格各員。盡心經理。毋以畏難自阻。庶日新月異。共觀厥成。其巡察布置一切均著照該前撫所議辦理。沈葆楨以本地紳士督辦船政事非易為。英桂馬新貽李福泰卡寶第務當遇事籌商。並將經費隨時撥給。俾得一無牽掣。克蒞要工。沈葆楨另片奏請

將洋將獎屬等語。日意格等。自委辦船工以來。勤能盡職。自應  
量予恩施。正監督。意格著賞加提督銜。並賞戴花翎。副監督  
德克碑。著賞戴花翎。總監工。達士博。著賞加三品銜。該前撫接  
奉此旨後。即行宣示。以昭激勸。

辛卯。著貴州巡撫張亮基奏。黔省教民事件。前經臣奏明  
專派候補道蔡興槐辦理在案。本年五月間。據該員稟稱。  
接到家信。得悉原籍湖北被兵。父母為賊衝散。請假赴楚  
省親。臣已批准給假。並以教民與漢民交涉各案。亟須遴  
員接辦。非精明幹練。而兼為主教所欣佩者。不能勝任。當  
即飭令著藩司曾璧光。臬司葆亨。偕赴天主堂。面詢主教。

胡縛理司詳任圍柱令其酌舉所知該主教等面稱請派  
已革按察使銜前貴東道多冬已革知府銜補用同知直  
隸州知州汪維翰先行試辦該署司等隨即據情詳請  
委臣查汪維翰本係奏明留營效力之員惟多文前於四  
年冬間經臣奏懇效力當差奉

旨著不准行理應懍遵何敢任意差違第臣悉心訪查該主教等  
近年採聽輿論頗知多文從前被參皆由田興恕所累而  
田興恕之與教民為難多文實未贊助該主教等心中不  
無悔悟汪維翰辦事勤能則又為該主教等素所喜悅是  
以欲令該二員試辦教案若不允其所請另行委員接手

不特事多扞格。且恐因此另啟猜嫌。展轉等思。止可從權。劉委半年以來。該革員等任勞任怨。實心經理。已將教民要案。連結數起。辦理均臻妥協。與主教等亦稱淡洽。茲據主教胡縛理。以多文。汪維翰未委後。首將青巖華節二處多年積案。次第辦結。現在趕辦興義。貴定各案。亦有端倪。似此辦事認真。不致如前積壓。實屬中外悅服。應請奏明。從優獎敘。俾期奮勉。而示鼓勵等情。照會前來。可否仰懇天恩。俯准主教胡縛理所請。即將已革花翎按察使銜前貴東道多文。與留營效力之已革藍翎知府銜補用同知直隸州知州汪維翰。一併

賞還原銜頂翎以示懷柔而昭優獎之處。出自

聖裁。

御批。多文於口。與恕案內革職永不敘用。前據張亮基奏。請留該革員辦理善餉帶練等事。不准干預教民事件。當因該革員前案情節較重。未經允准。何得顯違諭旨。仍令干預教務。所奏前後矛盾。汪維翰亦係革職永不敘用之員。張亮基輒以委辦教務為詞。為該革員等濫請。實屬乖謬。且督撫委員辦理教務。係屬地方公事。何得先向主教面商。成何政體。所稱經理教業中外。既顯有鑽營請託情弊。所請著不准行。多文。汪維翰。並著勒回旗籍。不准仍留於省。

丙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於本月十四日。據俄國使臣倭良嘎哩。呈遞照會。內稱察罕葛根帶兵持械闖入俄境。肆行撲搶。並在彼貿易之俄商受損虧資。當葛根本入行強之先。送給該哈薩克告示。諭以著人來見投降定約。否則盡行撲殺。拜旨紀特不從。葛根遂按告示而行。被搶人眾。俱在俄國界內。設若本國屬下哈薩克。或有數戶數屯入中國遊牧。幫同回匪搶掠。應照塔城和約第九條。中國地方官先行文俄國查辦。絕無私入鄰國行強之道。今葛根撲搶之時。尚有將軍駐紮俄境。會同封疆大員商辦事件。何竟如此。葛根所犯情節重大。必自行的。



情○仲○書○力○設○措○消○其○折○卹○所○坐○愆○尤○使○派○將○來○兩○糧○遺  
恨○復○懇○遞○臣○等○信○函○內○稱○據○被○俘○人○眾○口○供○該○處○喧○傳○以  
葛○根○奉○京○中○之○令○不○肯○違○爾○輕○信○擬○定○五○條○請○為○查○辦○並  
請○賠○補○俄○商○及○葛○根○武○旺○如○何○懲○治○等○因○查○此○案○先○據○該  
使○呈○遞○照○會○內○開○具○五○款○所○論○礙○難○辦○理○短○日○等○連○日○力  
加○申○駁○始○據○該○使○改○繕○照○會○使○將○所○議○賠○償○等○款○敘○於○函  
內○請○辦○前○來○溯○查○上○年○十○月○間○在○衙○門○議○奏○著○伊○爾○將○軍  
榮○全○奏○陳○現○抵○科○米○與○俄○官○議○辦○收○攬○索○倫○人○眾○又○奏○歸  
降○俄○國○哈○薩○克○滋○生○事○端○妥○為○籌○辦○各○摺○片○請

飭○下○麟○興○榮○全○李○雲○麟○等○轉○飭○棍○噶○扎○拉○來○查○照○日○衙○門○照○會○俄

使各節及前次欽奉

諭旨○審度情形○妥實籌辦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行知○榮全等去後○迄今○尚未據榮全等咨覆○此  
次倭良嘎哩所稱○葛根閣入俄界○搶撲哈薩克情節○甚重○  
請為查辦等情○臣等查哈薩克以眾○本係○秦唐兩國○向皆  
無定○現值○回匪未靖○藉端起釁○有由中國逃至俄國者○有  
由俄國越至中國者○前此棍噶扎拉參奏稱○中國滋事之  
哈薩克○逃往俄國○曾飭令俄官交出○未經交送○嗣後越境  
搶奪○致被中國傷斃等語○該哈薩克○兇性未除○互相搶掠○  
實難保其必無○惟據榮全文稱○至致棍噶扎拉參○今其兩

東退居。不可再釀事端等語。似祝噶扎勒參帶兵西進。迫  
勒非一人。擾及俄境。亦未可知。第既未查明實在情狀。勢  
不能聽俄使一面之詞。遽為查辦。亦未便將該使所請。置  
之不理。致跡涉偏徇。更無轉圜。臣等公同商酌。先行給予  
該使照會。以此項哈薩克。或係在中國沿途滋事。被葛根  
追剿。逃入俄國。抑或俄國遊牧之眾。出境搶掠。致與葛根  
互闢。葛根如有告示。是否送給中國滋事之哈薩克。抑或  
先行發給俄國之哈薩克。並是否於俄國居住貿易商人。  
一併受損。尤為飛咨各該將軍大臣查辦。復另給一函。仍  
將所議五條略加辯論。於尤其代為覈實確查之中。仍暗

窩駁斥之意。該使尚可靜聽查辦。至該使函內所稱被俘之人。未經指明何項人眾。或即係中國滋事逃入俄境之哈薩克。或棍噶扎拉參在彼裁勒之時。中國兵丁。被該國俘去。均未可知。若係向居俄境之哈薩克。該國斷不稱為被俘之人。應請

飭下伊犁將軍等。詳細查明。迅速咨覆。臣銜。俟咨覆到時。如該使所稱各節。全屬子虛。且等即可給其照會。與之辯論。僕棍噶扎拉參實有越入俄境。越追勒中國滋事。哈薩克之勢。竟將該國居住之人。擾及。亦即由且等斟酌相機辦理。該將軍等務當據實聲覆。無稍迴護。即使事體辦理不易。

亦惟有設法措置○以免該國有所藉口○

諭軍機大臣等○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接據俄國照會○內稱  
棍噶扎拉參帶兵西進○越界撲搶哈薩克各情○請飭伊犁將軍  
等詳查酌辦等語○哈薩克人眾○界居兩國之中○其向背本屬無  
定○據茶全奏稱○歸降俄國之哈薩克滋事○至致棍噶扎拉參向  
東退居○不可再釀事端○曾經諭令麟興等○轉飭棍噶扎拉參安  
實籌辦○上年棍噶扎拉參帶兵西進時○亦有途遇哈薩克搶奪  
牲畜○當經抵酬○並逃往俄境○未便跟蹤追勦之奏○是該喇嘛之  
裁殺哈薩克○確有其事○而俄人之謂該喇嘛撲搶伊界內哈薩  
克各節○若照茶全函致該喇嘛之語○則越界一事○未必盡虛○現

經該衙門與該公使往返辯論。自應查明酌辦。以息爭端。所有此項哈薩克。是否由中國進入俄境。抑係俄國遊牧之眾。出境搶掠。該喇嘛有無誤入俄境。勒辦之事。所給告示。是否竟給俄國居住之哈薩克。其時俄國在其本境貿易之商民人等。是否一併受擄。並在俄境被俘之人。是否係棍噶扎拉參所帶之兵。即著麟興。景全。錦丕勒。多爾濟。李奎麟。徹底查明。據實具奏。以憑總理衙門設法辦理。事關越界逞兵。必須平心靜氣。示以誠信。大公。方不致連生邊釁。如該喇嘛確有越界。誤殺情節。麟興等斷不可稍涉含糊。致滋俄人口實。而使辦理益難轉圜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及給俄使照覆一件。並俄使照會一件。均

著鈔給閱看。

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前因察罕葛根及昂邦武壯等統帶土爾  
扈特兵丁持械闖入俄境將遊牧之拜肯紀特部落哈薩  
克肆行撲搶。經本大臣於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據情  
照會。請將該原犯嚴行查辦。並所有在彼貿易之俄商及  
該哈薩克被搶受損虧資。及其中一切情形。聲明照會在  
案。此事乖傷多年和好。負本國助勦西疆回匪美意。皆無  
庸議。但查葛根搶掠滋事。明知係在俄國境內。前照會中  
所言諸情。足為憑證。據所經之路。皆出塔爾巴哈台嶺以

北○兩卡守兵之復○茲續接重覆○尤為鑿鑿有據○方葛根未  
入行強之先○送給該哈薩克告示○諭以著人來見○投降定  
約○否則盡殺其人○席捲其物○并旨紀特不肯順從○葛根遂  
按告示而行○若非蓄志在先○何以有示諭成讎○查并旨紀  
特被搶人眾○係有三部○一曰薩特○一曰賽布拉特○一曰他  
烏克○均於夏時多半於智忒阿爾阿拉河遊牧○並烏拉斯  
忒河撒爾噶梅塞他都斯公河撒勒車庫山嶺等處○因俱  
在俄國界內○按塔城和約第五條○所有在此遊牧之哈薩  
克○均歸俄國屬下○事最明白○毫無含混○設若本國屬下哈  
薩克○或有數戶數○時入中國遊牧○以致如葛根所言○被



回匪煽惑隨同搶掠塔城等事該犯絕無文

責國辦理及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照會內稱葛根之意今全  
數逐出更無如上年七月間擅入俄境攻伐之理如查有  
俄屬哈民幫同回匪之事應照塔城和約第九條中國地  
方官先行文俄國封疆大臣查明該犯按俄國刑律治罪  
此為正理絕無私入鄰國行強之道是以葛根所犯情節  
重大難以含容諒貴王大臣自然明曉我大臣奏聞大皇  
帝甚為不悅更因自新疆亂起

貴國該處避難人眾時有暫入俄境棲遯本國無不隨方酌  
數照料體恤而葛根等撲搶同時尚有

貴國將軍駐劄俄境會同封疆大員商辦事件何竟如此以  
上各情本國總理衙門咨行本大臣並聲明此次滋生事  
故想

貴國隆重多年和好深勳睦鄰守禮之心亦必自行酌情仲  
雷盡力設措消其將帥所坐懸尤便泯將來兩疆遺恨之  
跡實為切望相應照會

給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察罕葛根搶掠滋事等  
因前來本王大臣查此事起釁之由總因哈薩克有在中  
國界者有在貴國界者且有於兩國向背無定之哈薩克

時赴兩國搶掠者。此等情形。久為貴大臣所素悉。據察罕  
葛根。國上年帶兵西進。迎接收攬難民。途遇哈薩克擁眾  
搶奪牲畜。當經扳脚。遂致逃往俄境。彼時葛根進至俄界。  
據云。未便跟蹤追剿。曾經行文俄官。請逐出勒辦。並會同  
西路各大臣。咨請本衙門。照會貴國。似該葛根於塔城和  
約第九條。未嘗不知。而所追剿者。係在中國界內。沿途滋  
事之哈薩克也。今據貴大臣照稱。葛根帶兵闖入俄境。搶  
掠拜音紀特部落。哈薩克等語。又似係居在貴國之哈薩  
克。而葛根無端闖犯者。究竟此項哈薩克。或係在中國沿  
途滋事。被葛根追剿。逃入貴國。抑係貴國遊牧之眾。出境

搶掠○致與葛根互鬪○葛根如有告示○是否送給中國滋事  
之哈薩克○抑係竟行發給貴國之哈薩克○並是否於貴國  
境內居住之貿易商人○一併受損○前已飛咨各該大臣查  
辦○因禁將軍尚未回境○是以較遲○應再飛咨伊犁將軍等  
確實切查○俟查覆後○當無不秉公嚴辦○為此先行照覆貴  
大臣查照可也

俄國公使來函

前因土爾扈特等兵二隊○隨從察罕葛根○及昂邦武旺等  
闖入俄境○將遊牧之拜吉紀特部落哈薩克○肆行撲撿○已  
於本日遵照本國來文詳細照會○請酌量伸雪在案○查未

大又稱據被俘人眾口供。該處喧傳。以萬根為本京中之  
令。

貴國並置而不問。似乎有因。惟本國素習多年和好。不肯遽  
爾輕信。兼願減盡訛言痕跡。想此次中國將帥所坐懸尤  
自必盡力抵補。其如何抵補之處。至輕擬定五條。開列於  
左。

一

貴國宜另行文。以出此事故。甚可惋惜。求為容恕。

一本國商民及哈民。被搶失物。查清。

貴國照數賠還。

一察罕葛根。及武旺等。宜嚴拏治罪。

貴國嚴飭邊界各官。重視鄰邦。不得擅越。否則本國疏令其兵。遇有越界搶掠重案。將該犯追往中國境內致討。

一新疆毗連俄境。現有賊處。

貴國宜設良法整頓肅清。以上五條。覈其擅越情形。想貴王大臣亦必以為從輕。一經施行。不特於國體無傷。愈覺光明正大。兩國和睦。從此益敦。蓋不獨為國。卽以家論。設有一人闖入別家作亂。若為和事。第一當賠禮。偶有虧損。卽當賠還。以弭犯義之跡。今葛根。武旺。乃係

貴國將帥大員。且明在俄國境內搶掠。毫無疑義。查前

貴國新疆亂起。先後本國臺相奉告。不准持械兵隊入我境  
內。遇有難民。暫行棲止。自當竭力保護。然應入境先將兵  
器交官等語。二年前復固有巴揚託孤子越界。又將此語  
中戒。今葛根等統帶兵丁二隊持械入境。實犯藐視鄰疆  
之過。如謂收攬難民而來。亦應在邊界靜候。未得俄官准  
許。不得擅入。此情業已回明崇將軍。安得如此。又查拜吉  
紀特部落遊牧之塔爾巴哈台嶺以北之智忒阿爾阿拉  
河等處。均在本國境內。距邊界尚遠。前面復有兵丁數名  
守卡。葛根亦非不知。乃前進二日之久。至智忒阿爾阿拉

河該哈民遊牧之地。足見明知在俄國境內矣。今葛根既在俄國境內搶掠。前所稱拜音紀特先行撲犯之語。查覈已屬子虛。縱使不虛。亦應立時賠補。緣該處尚有俄商貿易。因恃在自己國中。坦然無恐。乃與哈民同時被掠。自應迅速賠償。所搶數目。現在俄官約計查畢。應請責王大臣劉飭該員等速行賠補。勿再耽延。又按葛根滋事。起於上年七月。至今毫無動靜。若仍耽擱。誠恐兩界情形。漸至化為憤怒。更當速結。至葛根武旺。應如何懲治之處。北京和約第五條。開寫極明。并無難處。專此佈達。望即見覆。勿令日為懸望。以便轉覆本國可也。



給俄國公使信

查察罕葛根等入俄境將遊牧之拜音紀特部落哈薩克  
撲掠一案。前次本王大臣接閱著伊犁將軍榮所報情形  
與西惠畢爾所報迥不相同。曾經照覆貴大臣。並言明仍  
俟確查在案。現在各執各詞。尚未查明。並不復辦。惟聞來  
函云。被俘人眾。喧傳葛根奉京中之令。本國不肯輕信。兼  
願減盡訛言痕跡。此次中國所生愆尤。自必盡力抵補。並  
擬定至輕抵補五條。請剴飭該員等速行賠補等因。查此  
案現在尚未查明。本衙門又復催辦。將來查明自有水落  
石出。業經將現辦情形。另文照覆貴大臣在案。查貴大臣

函稱被俘之人。喧傳葛根所辦係奉京中之令。此等被俘之人。所言何足為憑。貴國不肯輕信。貴大臣指其所言為訛言。實能洞察事機。無任欣佩。惟貴國所俘之人。是否係中國滋事。逃入俄境之哈薩克。抑係葛根帶領之人。被貴國俘去。貴大臣函內未經指明。本大臣亦未便懸揣。至所云抵補五條。由貴國代擬。本衙門有不能已於言者。譬如中外兩國邊界官。搆繫曲直。尚未查明。大取心疑。曲在外國。中國斷不肯於未經查明之先。豫立條款。責外國。以必行。即或查明實係曲在外國邊界官。中國恐與住京大臣體面有礙。亦必須先與住京大臣妥商。不肯豫為代立條

款互證返觀彼此一理誠以關係兩國和好不能因邊界  
偶有不協卽行彼此齟齬應俟統案徹底查明如中國邊  
界官果因違勦滋事哈薩克有誤越責境之事中國必不  
固執己見如中國並無錯誤責國亦不必有所偏執也相  
應先行函覆責大臣查照

恭親王等又奏臣衙門於同治七年二月初九日據美國  
使臣街廉士呈遞照會內稱前年八月間有美國兩枝桅  
之商船在高麗開淺高麗土人與船上打仗洋人死之殆  
盡昨據煙臺美國領事官中詳有中國帶水人于文泰回  
來云伊到高麗遇高麗商人金子平說親見有洋人二名

華人二名。在披陽省衙門內等語。請卽設法救出。並請轉行高麗。將本國商船在彼如何被害之實在憑據。詳述前來。以昭關切等因。同日又據英國使臣阿禮國照會。稱去年法國兵船。前往高麗交戰。嗣後美國商船一隻。亦赴高麗。有通商之意。被高麗人將船打破。所有船中人盡行殺死。現有帶水人告知煙臺美國領事官云。確知有該船中洋人二名。在高麗未死。係美國民人。請卽設法救出。轉送至京各等因前來。臣等查同治五年九月間。曾據美國衙廉士函稱。有美國船。在高麗間淺。被高麗土人將船燒毀。捉去船主水手二十四人。未知生死如何。僕或送至奉天。

請飭該處地方官撫卹保護等語。當經咨以前項船主人等。朝鮮如不送來。本天官難以過問。如果送至該省。自必加護。一面行。

盛京將軍。並山海關監督。一體查照。並經臣等奏明。旋據該將軍等以前此朝鮮曾送到難民六名。由承德縣護送至營口。交該國領事收領。嗣後並無送至外國民人等語。聲覆各在案。茲銜康士照稱。高麗有竊留洋人二名。何禮國則稱係英人二名。請為設法查辦。日等查前項洋人被留。係在法國與朝鮮交兵之際。彼時朝鮮自未必能辨其為英美兩國之人。現在是否尚有二人被留未死。誠恐急

切未能查有端緒。臣等公同商酌。該使臣所云中國越界  
民人二名。應聽朝鮮查照向來例案辦理。其所留洋人。概  
先分給該使臣等照覆。尤其緩為籌畫。仍俟有無異議。再  
由臣等隨時相機辦理。至現在是否果有洋人被留。可否  
請

旨飭下禮部轉咨朝鮮國王。令其自行酌量之處。伏候  
聖裁。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西洋各國欲赴朝鮮通商傳教。蓄謀已久。  
上年法國人前往傳教被害。因而法國帶兵尋釁。英美兩

國皆有船隻前往。致有羈留洋人各節。且每每於晤會各  
國使臣時。無不設法阻止。暗中排解。上年法國使臣。即有  
中國護庇朝鮮之語。經日等力為駁斥。並通致在京各國  
使臣照會。以揭其非。此次英美兩國使臣照會。臣衙門以  
洋人被朝鮮留任。請為設法查辦。若我接之不理。難保其  
不別起波瀾於事體。更無轉圜之地。且恐朝鮮不知所留  
係屬英美兩國之人。上年法國兵船前往朝鮮接仗。林英  
美兩國聲稱。未與其事。美國聞淺被燒。並非載兵之船。為  
朝鮮計。自未使多樹之敵。惟此時若允照英美兩國照會。  
違向朝鮮查辦。設無其事。該兩國未必深信。果有羈留洋

人之事。則朝鮮既未與洋人通商。又適當法國構兵之際。朝鮮不能分列何國之人。應留應放。亦未便強該國以所難從。前該國與法國起釁。禮部給其咨文。今熟思審處。計出萬全。卽嗣後有無爭端之事。亦惟該國王自行的量辨。照朝鮮係臣服之邦。遇事固不能加以勉強。而英美等國性情堅切。亦不能不稍示羈縻。是以臣等酌給該兩國使臣照會。但允為酌量緩籌。於拒絕之中。仍寓維持之意。第該使臣能否中止。實無把握。謹將危難情形附片。密陳。並咨禮部查照存案。毋庸轉咨朝鮮。以昭慎重。

御批知道了。



美國照會

為照會事。所有函托轉詢高麗一案。查前年九月間。本大臣函內言八月間。有本國兩枝桅之商船。在高麗開淺。當經函覆稱分致。

盛京將軍及海關監督。妥辦在案。嗣後風聞該船在開淺之處。高麗土人與船上人打仗。彼此傷害。洋人死亡殆盡。去年夏間。本國水師提督。派兵船往彼。查察情形。虛實未得。底細而回。昨據煙臺美國領事官申詳。有中國帶水人于文泰回來云。伊到高麗。見披陽河南邊。有夾板船一隻。並無桅柵。船內空空。滿水而已。離海三十餘里。遇有位雀島。

之高麗商人金子平。說二月間。親眼見有洋人二名。華人二名。在披陽省衙門內。其餘洋人華人。俱被莊農人打死。非高麗官兵所傷。且見洋人在大街行走。身上並無刑具。卻是後面有人跟緊。不解高麗官留下洋人何故等語。前來。本大臣因思帶水人于文泰所說。亦足為據。非無稽之言。貴親王能設法救出四人否。請轉達高麗國。將洋人二名。華人二名。送交中國官。本國與高麗素無交涉。該商船往入彼境。遽加殘害。有乖情理。其中必有原由。本國斷難隱忍。定欲追尋其故。我兩國多年和好。敢希轉行知高麗。將本國商船在彼如何被害之實在憑據。詳述前來。以便

本大臣奏知國家以昭友誼聞切是所感謝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去年大法國水師提督帶領兵船前往高麗文  
戰。嗣後大美國商船一隻亦赴高麗有通商之意。行至北  
陽河被高麗人將船攻打傳聞船已攻破船中人等盡行  
殺死。以後謠傳甚多。皆云該船中人有未死者。被高麗監  
禁。現有帶水華人一名。告知美國煙臺領事官云。確知該  
船中洋人華人各二名。在高麗未死。今日美國欽差大臣  
將文件與本大臣觀看。固知該船中有英民二名。故特照  
會貴親王。切望即設良法。力將洋人二名救出。並轉送至

京○是為至要○貴親王如此辦理○非但仁義兼盡○且以見友  
道克敦之節○我國家聞之○自當感悅也○

給美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前年九月○有本國兩枝  
桅商船○在高麗開淺等國○同日又准英國何大臣照稱去  
年大法國兵船前往高麗文戰○嗣後大美國商船一隻○亦  
赴高麗有通商之意○行至北陽河○被高麗人將船攻打○現  
有帶水華人一名○告知美國煙臺領事官云○確知該船中  
洋人華人各二名○在高麗木死等國前來○本爵查前年九  
月間○曾據貴大臣函稱○本國船隻○在高麗開淺○被土人將

船燒毀。捉去水手二十四人。僕或送至中國。請飭本天府  
撫卹保護等語。卽經本衙門大臣等面告貴大臣。以如果  
送至該省。自必加意保護。當由本衙門行文奉省。及山海  
關監督。轉飭查辦。旋據奉省覆稱。前此曾有朝鮮送到外  
國遺風難民六名。由承德縣護送至營口洋行。交蘇領事  
收領。嗣後並無送過外國民人等情。茲准前因。查此事先  
經貴國兵船前往查詢。未得底細。總因在法國與朝鮮交  
兵之際。是以訪察為難。現既承貴大臣照請設法辦理。本  
國自當緩為籌畫。必須於事有益。方可酌量設法。斷難遽  
爾轉行查問。如或急切不能得有端倪。仍望貴大臣見諒。

錄朝鮮雖臣服中國。其木皮一切政教禁令。概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向不與聞。貴大臣諒亦鑒及於此也。除再行文本省。轉飭地方官隨時查探。並照覆英國阿大臣外。為此先行照覆貴大臣查照。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去年大法國水師提督帶領兵船。前往高麗交戰。大英國商船一隻。亦赴高麗。行至北陽河。被高麗人將船攻破。所有船中人等。盡行殺死。現有帶水華人一名。告知英國煙臺領事官云。確知該船中洋人華人各二名。在高麗未死。該船中有英民二名。望即

設法救出。轉送至京。同日又准美國銜大臣照會前事等  
因前來。本爵查此事先經大美國兵船前往查詢。未得底  
細。大概因此事適在大法國與朝鮮交戰之時。是以難於  
訪察。既承貴大臣照請設法。本爵當悉心籌畫。如能得有  
美善之法。定必妥為辦理。但恐急切難得端倪。尚望貴大  
臣諒之。緣朝鮮雖係中國之屬國。其一切政教禁令。由該  
國自行專主。中國向不與聞故也。除由本爵行文本省。將  
飭地方官隨時查探。並照覆美國銜大臣外。為此先行照  
覆貴大臣查照可也。

丁酉。署伊犁將軍榮全奏。李接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

奏摺彙內稱據棍噶扎勒參奏稱。伊犁錫伯及練營回子等。將漢回洗殺殆盡等語。索倫等兵在俄境者。尚有數千。何不迎回就近收復伊犁。又欽奉

諭旨。令岑等轉飭棍噶扎勒參。分別勦辦哈薩克等情。岑等訪聞該喇嘛此次所勦之哈薩克。其中多有塔城被難婦女幼孩人等。實係起事正賊。至日後應如何分辦之處。岑等相距數十里。無從遙度。現特派領頭沒頭赴俄。咨知榮全令其就近與棍噶扎勒參妥為商辦。一面派防禦銜雅爾哈。馳騎校連慶二人。赴棍噶扎勒參行營。妥商分別勦辦。機宜等因。准此。伏查岑現在科未議辦一切。前棍噶扎勒



參因迎杜索倫等眾。路遇哈薩克賊匪。互相爭鋒。經俄官  
而。參當卽派員。假由俄臺。看覓俄車。今其偵探虛實。由  
針米起。至庫庫俄列地方。共有俄臺十六站。再往前行。均  
係荒灘。該處俄官。遂派熟悉路徑俄羅斯數人。看覓馬匹。  
設迭原差。訪尋棍噶扎勒。參行營。晚行夜奔。又十餘日之  
久。始至烏蘭布拉。俄人行營。聽聞該喇嘛。現駐帶明果兒  
等處。派俄人引徑帶往。計其往返行途。不下七八千里之  
多。除走俄人臺站之外。均係無人之境。自該員回科米後。  
參與該喇嘛文報不通。今棍噶扎勒。參往額爾奇斯河一  
帶安設遊牧。距帶明果兒。又在五六站之多。皆係荒灘。參

英華字典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欲向該喇嘛行文商酌。不但程途過遠。路無接繼。卽催俄人帶往。馬力亦難支持。查烏里雅蘇台。雖相隔萬遠。均係通衢大路。臺站遊牧。絡繹不斷。擘現在俄國。不知近來各處景况。礙難懸度。

御批該衙門知道

禁全又奏。擘現與俄官疊次行文。約日清還帳目。該俄官互相推諉。按其情形。意在收留各項人眾。擘前與索倫領隊大臣商辦各項事件之時。早經窺破俄人之意。而屬該領隊總以善言開導。各項人眾。萬不可受其煽惑。惡弄。揆整行裝。以備明春起行。查前任紮俄使所議恤惠局。原係

有名無實。自斜米起。阿勒瑪圖止。並未有恤恚局之說。前俄人所遮避。出人不用過帳。各色浮費過多。一俟清還後。卽將該夷原呈帳目。咨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備案。伏查斜米等處俄官。多不遵原議。額懇

天恩。飭下各國事務衙門。再向俄使商議。務期准照原議。速飭斜米等處俄官。遵照辦理。早為清還。庶可永斷葛藤。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衙門前接俄國使臣照會。以察罕葛根帶兵西進時。撲掠哈薩克。直入伊境。請飭辦理。當經密陳。奉有寄

諭飭令該將軍等徹底查明。據實覆奏。正在行文間。由軍機處鈔文榮全奏摺一件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上年十二月間。榮全奏報委員查探。棍噶扎拉參與哈薩克賊眾接仗各情摺內。曾經聲敘。面告俄官。不可聽一面之詞。須詳加查覈。我亦細細訪查。俟查詢明確。再行商辦。此次奏報。於如何查訪。如何商辦之處。均未經敘及。僅歷敘行文之難。伏思此業關繫綦重。前經奉

旨飭查。該將軍等自應迅即覈實覆奏。而麟興先欲卸責於榮全。榮全仍欲誣謝於麟興。往返稽延。尚復成何事體。且俄國

使臣因奉其本國來文。催辦頗急。臣等續與該使臣晤面。據述摸搶伊境情形。並按圖指陳所過地方。均皆歷歷如繪。中國如實有誤入彼境之事。不妨據實直陳。不必迴護。若並無錯誤。亦宜與之辯論。萬不可粉飾枝梧。致開邊釁。除由臣等業已詳細函達。今具妥速查覆。以憑覈辦外。應

再請

旨飭下該將軍大臣。務須懷遵二月十八日欽奉寄

諭。並查照臣等前指及前山所敘各情。逐層徹底查明。據實覆奏。

慎勿再為遷延推諉。致令辦理益難轉圜。

御批  
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軍機處鈔文崇全片奏現與俄官疊次行文約日清還帳日該官互相推諉按其情形意在收留各項人眾請

飭日衙門再向俄使商議務期准照原議速飭科米等處俄官遵照辦理早為清還等因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查上年十二月十三日接奉該將軍奏報前赴俄國收攬難民俄官留難阻滯各情當於十二月十六日據情照會俄使令其迅速咨行庫必那圖爾等官俟來歲春融將索倫等眾按議放行等因並於十二月二十日函覆該將軍在案本年正月十九日接俄使照覆以

該國並無留難之意。實因格外體恤。而查兩國和好之情。除分咨該督等。奉令旨王放行外。相應照覆。轉飭伊犁將軍。務須籌備難民沿途所需。以免缺乏等因。臣等當於正月十五日。又經知照該將軍在案。此次榮全奏稱。係正月初二日拜發。自係前次文件。尚未奉到。除由臣衙門將與俄國往來照會。再行鈔錄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陳。

御批知道了。

給俄國照會

為照會事。接准著伊犁將軍榮咨稱。現在來至科米差員。前赴阿勒瑪圖等處。收攬索倫等。及避難兵民。該索倫等

多半那移路傍荒灘住宿。以備起行。奈俄官稱隆冬將近。水涸草乾。前途兼乏柴薪。不日庫必那圖爾來此。方能定奪等語。該員即迎至喀怕兒。面見克訥斯等。再再相求。面陳索倫等眾原係慣冒風雪。不畏寒涼。皆願及早起行。庫必那圖爾言說。官兵尚可前進。老弱小兒。沿途僅有凍斃我等心甚不安。一俟春融後。晝長和暖。牲畜人眾。庶不致別有他虞。亦不負我國管照二年之美意等語。該委員等止得順從俄官之意。俟至春融起行。但種種一節。實為要務。明春起行之期。萬不可再誤。請照會俄國任京大臣。行文阿勒瑪圖等處。明歲春融後。務期按張放行等情前來。



本王大臣查此項索倫等原流入貴國境內前經貴大臣  
與會由貴國官員接濟口糧代為籌墊並請派員查辦等  
因已咨行伊犁將軍榮將此項款日照數賠償並前往收  
攬當經照覆貴大臣查照在案茲據伊犁將軍咨稱該索  
倫等棲逐俄境日久思歸願隨中國收攬之員馳回故土  
得遂耕田原為養贖身家起見乃庫必那圖爾等官以特  
值隆冬不忍老弱之民蒙犯風雪其體恤情殷洵屬始終  
如一惟該索倫等既願早歸故鄉春耕之期又不可緩希  
貴大臣迅即咨行庫必那圖爾等官一俟春令甫屆即照  
前議准令中國官員帶領該索倫等趕緊起行並覆知本

衙門轉咨伊犁將軍查照辦理是為至要

俄國照覆

為照覆事。准貴王大臣照會。轉據著伊犁將軍榮來文。差員辦理。收回避難兵民一切。照會前來。本大臣隨即轉咨西志畢爾總督。及回疆古名庫國印安集延等處總督等。知悉在案。諒必照依尊意妥辦。惟該督等亦將此事情形相聞。自應轉達。以資明晰。前西志畢爾總督聞知伊犁將軍已抵科米。短咨科米巡撫。令向會商酌量。以難民從本國起行。約於俄國十二月初旬。正值隆冬。始能會集。巴克圖地方。再由此前途。經過新疆一帶。既係荒野無人。天又

嚴冷。不免多遭意外之患。兼之該難民煖衣脫馬甚稀。不  
如同該將軍商議。或將家屬暫緩起行。方足以資體恤。而  
盡我國和好之意。况已克圖地方。為該眾聚集之所。素昔  
種地者鮮。本處食用。尚有不敷。一旦難民四集。口糧無從  
措辦。益覺窘迫難堪等情。該撫均向將軍知悉。旋值回疆  
總督。經過斜米。亦與榮將軍面晤。緣阿勒瑪圖。即成業爾  
和業。及斜米。先屬數營。現在改歸回疆。新設總督管轄。其  
地毗連中國伊犁地方。該難民現位於此。新督聞達至此。  
時在十月初旬。難民是否可今起行。意欲切實查明。先後  
寄函。內稱。自斜米至阿勒瑪圖一帶。時見中國官員。隨便

給緡往來均藉將軍令其購買衣糧○接濟難民為詞○然除  
從斜米運喀帕兒銀約有二十萬○交本國銀庫收存外○未  
見有復辦之事○其購買衣糧○實為此時急務○但尚未動手○  
遽以該市缺乏為詞○似不盡然○是以本督經過斜米等處○  
見將軍及各官難民○均告以現在時令太晚○從此移回塔  
爾巴哈台等處○諸多礙難○儻若置有煖衣口糧○以備道途  
所需○方為妥協○否則不如一俟春融行走○別無他虞○亦無  
費神勞力之處○等語○本大臣逐字引陳○使知我屬並無不  
放難民之意○實因格外體恤○而盡兩圖和好之情緣○  
貴國該處人民○本自稀少○加之數年離亂○各災並行○戶口益

料本國能不於其存者更意籌畫耶除分咨該督等奉令  
甫至放行外相應照覆貴王大臣復行轉致伊犁將軍嚴  
飭所屬各官務須籌備難民沿途所需以免缺乏而昭數  
實其一路照料一切本國地方官自必踴躍從事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奉

派出使外洋各員蒲安臣先行赴滬志剛孫家毅等亦於上年十  
二月十一日由京起程各緣由均經臣等隨摺奏明在案  
茲於二月十五日據志剛孫家毅咨報已於本年正月初  
十日行抵上海約於二月初三日開洋屆期若無更改卽  
行開駛等因並繕具奏摺請臣衙門代為呈遞同日又據

蒲安臣咨會內稱奉到由臣衙門恭錄知照所奉

派員出使外洋

諭旨三道並

頒給有約各國

國書及

頒給該使臣木質關防。臣衙門給該使臣屢次咨會各等件。均經

祇領並稱奉

派辦理中外交涉事務。深知責任甚重。必當諸事盡心。俾中國得

受切實長久之利益。現擬於二月初三日。搭坐輪船開洋。

以後凡所經之處。必將日期情形隨時咨會。凡有關繫中

國之事有所見聞亦並寄知等語前來。臣等查該使臣行  
名喜功。又經志剛等加以獎誦。以鼓勇往之氣。該使臣感  
激之情溢於言表。將來或可得其調處之功。亦未可定。俟  
該使臣等續將行抵外國各情形咨報到日。再由臣衙門  
具摺奏明。

御批知道了。

卷之五十七